



東萊呂紫微詩話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
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鬼
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晁之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馬
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
絕唱也

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為文稱是嘗

和予高郵道中詩有中涂留眼占星聚一夕披顏覺
霧收之句便覺予詩急迫少從容閑暇處

汪信民華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
堂春木想扶踈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

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
節妻子同鈕五畝蔬饒德操節見此詩謂信民曰公
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而不在此也

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
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連山羅翠屏小楷四
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簫采鸞不復返至今
神界花冥冥作詩至此殆無遺恨矣

宣和末林子仁敏功寄夏均父倪詩云嘗憶他年接
緒餘饒三落托我迂踈溪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
醉後書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
云夷甫雌黃須倚閣君卿脣舌要施行

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常無弦大令舊物
惟青氈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元實深
賞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

從叔大有少時詩云范睢才拊穰侯背蔡澤聞之又
入秦不減王荆公得意詩也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綠間明等句精確可喜才
仲少學柳文曾內相肇晁丈以道說之皆以才仲能
爲古人之文也

夏均父倪文詞富膽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繁游
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作也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與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
浣溪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冲之獨專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余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

王六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蓋譏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衮衮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籬鷓鴣雲鵬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予舊寶藏今失之先生夢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又無限寒鴉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人間人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滎陽公於歷陽既歸乘小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記往在京師作詩云苦厭塵沙隨馬足却思風浪拍船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滎陽公作張先生哀詞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紹聖初滎陽公自澗中赴懷州叔祖赴睦州邂逅於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懶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窓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雅徒懷璧武似三
明却韞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如
二雅謂德操武似三明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爲僧名如
璧殆詩之識也

吳春卿參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文
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真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陽
秋談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以爲頗盡文
靖儀觀論議云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水
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抃盡還
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

阮平生予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情更親
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臧孫有後誠可
喜長亭木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別何余時爲濟陰
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曾子固舍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璪作守歐公
王荆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爲
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亦不交
一談也旣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皆謂公爲
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
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謂子固曰吾
試爲之即今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
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

隱晦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
晁文以道言劉斯立跋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
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
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陰補得官以陰補得官不是
作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
意真爲學矣

叔祖待制公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尚幼侍側叔祖
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變雪
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游西池有
士子方行觀嘆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
異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下筆如有神也未
士子甚驚嘆

東萊公嘗與群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
酢無他物令衆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巽應聲對云
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滎陽公嘗守詩云將謂清風
全掃地世間今復有盧鴻以道和詩云渭濱人老釣
綸中晚達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底漫將病目
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居真州船場晁以道赴
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公云鳳
老不竹食子復將衆雖一門三世行名教文章俱自
可不富貴天德公已餘公乎默終日誰言得親踈人
間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不窮愁聊爲筆墨娛掩

卷長歎息曷不巖廊歟却慙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
恨只江水潮生明月初挾拖龍北客別去敢踟躕回
首望丹穴涕泣日漣如

曾元嗣續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顏平仲岐關止
叔紹饒德操節高秀實茂華韓子蒼駒及余諸人凡
十人也其稱予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有
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入風騷

崇寧初滎陽公守曹州陳無已以詩寄公云徃時三
呂共脩途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勒回犇電足今年
還直邇英廬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回刺史車乘
興寬爲七字句逢人聊代八行書紹聖初滎陽公罷
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無已與晁伯禹載之唐季實

之間皆來訪公每晨興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及寢公就枕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子弟云
崇寧初榮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學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坐中有詩云金馬舊游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記當時事也

楊念三文道孳克一呂氏重甥張公文潛之甥也少有才思為舅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洞庭無風時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興甚靜蛟蜃穴

元符初榮陽公謫居歷陽道孳為州法曹掾嘗從公出游以職事遽歸遺公詩云兩綠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憐公

甚稱之

李方叔嘗作寒食詩千株蜜炬出嚴闈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又嘗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榮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却掃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外山

榮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詩云斷霞孤鶩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是神僊

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行
崇寧中閑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柳外陰
中一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難看讀只坐
蒲團到五更

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寧
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嘆曰潘十後來做詩直
至此地位耶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着不得江南已遠
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何斯舉頡嘗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籬持酒
對山公斯舉即陳無已詩所謂黃塵投老得何郎準
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識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畦畛高秀實深稱
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
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
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海
風雷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鈎灑
落桃花牋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
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祕府毫鉞惜如玉君
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
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
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

旗之句以為有不盡之意

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以為作詩當如此學

仲姑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故流轉至今耳

吳正憲夫人最能文嘗雪夜作詩云夜深人在水晶宮吳正憲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用人才

之盛嘆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箇好人費盡無限氣力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正憲作相時蓋元

豐間也
孔毅甫 平仲學士建中靖國間作吳正憲夫人挽詩

云贊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其子蓋傳正安詩舍人

也傳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

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傳

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為恨也 挽詩仍蘇

紹聖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傳正當制行

詞云薄責尚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什

李什去言公擇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作

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尚天涯今年九日風前帽北客南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信民甚稱之以為有過其姪商老處然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方臘之亂去言有詩蒼黃避地小兒女漂泊連床老弟兄亦佳句也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

守詩云平時衮衮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覺朝廷踈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每諷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予授讀詩卷後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嘗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

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真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即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其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

夏英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啓云三公之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於禁中制決竒謀不關於公府又云當清明之盛旦布焜煌之冊書啓事乃宋子京作

孫廣伯衍謝東萊公舉改官啓云清朝薦士大門蒙
座主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
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滎陽公學也
朱巽子權荆門人崇寧初嘗客予家未有聞也其後
赴舉滎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康侯
問朱子久從呂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朱曰未也獨
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他日稍成毛義志再求師友
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教子以子學問爲未至
故勉子再求師友爾子權由是發憤爲學與元震子
發俱從師請問焉
叔祖待制尊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滎陽公嘗寄公詩
有父矣樞衣闕過庭之句

汪信民嘗和予欲晴詩云金星晚雜出兩脚晨可歇
又嘗和予春日絕句云宴坐翬堂一事無居官蕭散
似相如偶違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兩後疎
張丈文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答予書云到宋冒
雨時見數花淒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類季春氣候
也

顏夷仲岐舊嘗從滎陽公問學予爲濟陰主簿夷仲
適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
蓋謂滎陽公也予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云昔者同
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尼
真弟子須參達磨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故德操

專及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儔賢良為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為衆所怒太原帥戒之因作啓事謝帥云才非一鷄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鹽齏窮措大其人應聲對曰善飧倉米老衙官雖云輕佻然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為此語矣

李尚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兩砌

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予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文文潛題其後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為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為其甥楊道孚作真贊云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驚以思用盍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蓋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國寶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

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
有書十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叔先生常以
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邢和叔尚書常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
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
德猶加歆慕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寢劇闕于修
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
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
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紙筆一
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

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
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
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荆公嘗寄正叔公書云備官京師二年疵吝積於
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
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
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養竊
祿所以重貪汙之罪惓惓企望何以勝懷因書見教
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文道孚見寄數絕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
到此郎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蒼又一絕云不知更
事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游山寺詩有凍僕堆堆依竈燎山僧
草草具盤飧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
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晁文以道嘗以所爲易解示謝文顯道他日顯道還
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

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
文中立中立問其故其人云以其集衆說楊文笑曰
集衆說不好者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綸
兩漢前典刑意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
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
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

極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卧聽踈踈還密密曉看整
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無咎詩曰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蓋無
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無咎舊詩往往似山谷

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祝
髮辯博能文元符末上皇踐阼遠近稱頌新政守

訥以詩寄滎陽公云野夫生長仁皇世再見仁
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上皇爲小仁宗云

劉跂斯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
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
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蕤同學
舍蕤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蕤在金陵以同舍故先
謁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跣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
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涼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戶作涼
時夜有愁人嘆寒先病骨知予每喜誦此句爾來少
年能爲此詩者蓋少矣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靜退
紹聖中欽聖向后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數百間
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府尹王
震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訴不已再委開
封尉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驗治實民間地 哲

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純仁子也 上曰名家

有守詔改寺城外王震蔡京各贖金用事者怒之開
封縣有兩尉一尉治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
內尉失囚被譴遂并子夷衝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爲
好事到手難得豈可不作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
連蹇不進恬如也常乘一馬卑小謝公定贈詩云一
官如馬小衆眼似衫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子
開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代書村
童即書於紙云待曾呂相方發人皆以二公可必相
也然皆不驗豈鬼神亦但聞人所說而遂以爲然乎
叔祖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詠游魚何

人見卯求時夜更着閑言問藐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帥改知潁州過曹南省滎陽
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騏驥方騰踏蚊蚋敢撲
緣明年小期集請看十蘆鞭紹聖間謫知歸州過太
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孤城號秭歸之句

東萊呂紫微詩話

珊瑚鈎詩話卷第一

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主管學事賜緋魚袋張表臣編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

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顏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義易成于

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

其義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

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

子虛左太冲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

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

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

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羣英唯韓文公
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其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
貫休輩効其聲張籍皇甫湜輩舉其步則怪且醜
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
解乃同於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
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
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似
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
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
古哀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善學者
當先量力然后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
翥多見其喑啞而狼狽矣

杜甫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
事之誤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軒
耳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則麾麾去耳非麾旄也然子美讀萬卷書不應
如是殆傳寫之繆若云軒則善矣牧之豪放一時
引用之誤或有之耶

東坡讀隋書地理誌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
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
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予謂楚都申
郢故黃歇封於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
平原各在其地也黃之永安爲春申故城蓋始封
也謂之春者蘄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

是也其必兼二城而封焉猶田文之食常薛耳後
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黃歇始請吳之故宮
都焉然行相事未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
東坡作詩歎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
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子無羞徐世勳
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僞
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
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
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
舊交佐之而子弟之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
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嵇卞二
家世濟忠誠者乎

家世濟忠誠者乎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衆象始爲古文古文者
科斗是也周宣史籀變古文而爲大篆是謂籀文
秦焚詩書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爲小篆是名玉
箸獄吏程邈初作新書法務徑促是名隸書後漢
王次仲初作八分是爲楷法楷法之變行草生焉
張伯英王右軍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
篆法又有繆書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
糾纏之象有倒鑿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居清泠
之陂植壑而食清風時至見葉交偃像爲此書以
寫道經有鳥書者周史佚作所寫赤雀丹鳥之祥
以書旂幡取飛翔之狀有懸針者漢曹喜所作象

針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
有垂露者亦喜所初取草木婀娜垂露之象皆出
新意有飛白者生於隸法漢靈帝旆理鴻都門蔡
邕見役人以墜成字心有悅焉歸而作之以題
宮殿門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晉黃門郎衛巨山
所作也又云兼善蟲書或云蟲書即蟲鳥之書予
疑鳥書自謂雀鳥之祥專作禽鳥之象當別有蟲
篆如孫臍斬龐洵於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揭之今
人傳寫蟲蛾之狀殆其遺法耶

東坡云董儲郎中安丘人能詩於寶元康定間其書
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李西臺也豫章與李端
叔書云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

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不識耳夫高董之詞翰
二公稱道如此必非常常者而人或不知識矧今
之世抱負材術而嗟不遇者可勝歎哉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驟加
獎借如曇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
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嘆美如恐
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
攬天下之英才提拂誘掖教載成就之耳夫馬一
驂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足以高
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
也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

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
身寧又藏蛟龍得雲雨鵬鷄在秋天則又駭其奮
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
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
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
又客得無淚故妻歎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
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笑時花近鬢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
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劔社稷一戎
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衮千官列
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
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

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殮
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為丞黎則知其傷
時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堂堂太宗
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
非瑤水遠迹是雕墻後天王守太白屹立更搔首
斯則愛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
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僊之
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
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
可名家况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
華顛未至也

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饗送神詩蓋出於離騷而晁

无咎効之作楊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如砥木
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
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
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露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
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
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民之
思予謂雜之韓文中豈復可辨耶

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
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
金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於
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
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

塞旣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
此其躅宋子京唐姦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
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感崔柳倒持李宗
覆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
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高郵陸仲仁畫王右軍支道林許遠游三高圖以獻
晁以道以道命子題詩於後中有云已乘雲氣翳
鳳麟六百餘歲無斯民想像壁月何當親虎頭摩
詰俱泯淪誰其畫者陸仲仁遠紹乃祖高無倫以
道歎曰後世視陸生爲何等人耶予觀高郵寺壁
曹仁熙畫水感事傷時呈以道舍人舍人先有題
詠高不可及予詩云曹生畫手信有神毫端風雨

生齋云波濤不合來翻屋鮫鱈何須欲噬人湯湯
此水勢方割陽侯鬱怒馮夷搏鬣擲鯨呿海岳驚
霧塞雲昏光景薄開元將軍愛驩騶拳高滅沒隘
九州時危此物豈易得寫此尚可銷人憂未有乃
孫畫乃水逋客見之心欲死雷奔電擊走中原魚
怖龍愁寧忍視先生道眼高崑崙聊將妙語破迷
津中流險絕待舟楫四海浩蕩須經綸我衰甘作
淮海客身脫垂涎頭雪白驚心未定畏湍湍欲覓
平波泛家宅此身端的老江湖雨笠煙蓑是所圖
他年但飽揚州米今日寧論甌杜珠以道覽之云
此詩波瀾亦可駭矣因舉昔人云斯文可愛可畏
亦可妬也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練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以
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
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
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
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恠險蹶趨爲下如李長
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
廊廟則駭矣

精麤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蛙蚓往往相雜矣
瑕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則瓊杯玉笋且多玷缺矣
斯文盛於漢魏之前而衰於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
王揚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

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讀
之令人生肅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
必親云遂陞舟風雨少弛雲駭陰解日光穿漏又
云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
明嘒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以入即事又
云牲肥酒香神具醉飽百神祕怪恍惚畢出蜿蜿
蜒蜒來饗飲食又云祥飈送颿旗纛旄飛揚掩
靄穹龜長魚踴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如此不
知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心胃耶

又退之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一聞金吾李將軍年少
喜士乃蹟門告曰天下奇一子王適願見白事一

見語合意盧從史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
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平生告者即遣客鈎致
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
樂去王涯獨孤郁欲薦不可病卒銘曰鼎也不可
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王長裾不利走趨祗
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銘
以列幽墟予歎曰斯文中之虎耶晁无咎爲其季
父沈丘縣令端中作誌亦無甚行事但嗟其不遇
而云詩文章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
歎曰求懷而善然鬱然類騷黃未嘗以此許人也
銘曰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爲塊東家尚爾而况
乃雄輩虎炳不玩以遠沒身雜蓀蔭以爲辭考以

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旣以
聞尚遺此後昆予曰斯文中之鳳耶不然何魁雄
如彼而煥爛若是乎

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題
詠惟謫僊爲絕倡其詩曰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
臺荒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
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予游覽壁間刻宋齊丘詩
與梁棟間懸今人詩而乃無此篇予作絕句曰騎
鯨僊伯已凌波柰爾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脉
脉鳳凰臺上獨來過

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

建廟也五侯者南雷賈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
像於廊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荊公黃豫章爲警策
王詩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此獨身如在誰
今國不亡黃詩云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八是
男兒予官宋城題詩云張許昭鴻烈南雷賈共靈
無瑕雙白壁有曜五華星懷哲音容在傷時涕淚
零向來丹鳳闕猶帶犬羊腥蓋當是時金人始去
城下之役故云耳又絕句云漁陽突騎滿關東百
戰孤城挫賊鋒唐室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更誰
從自以爲無媿前人

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
石頭當時號爲一倡又六朝中石頭城詩云山圍

故國週遭在潮打一城寂寞回白樂天讀之曰吾知後人不復措筆矣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樂天之賞耳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爲二浙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豪氣例愛矜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

陳叔易居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從今鄰壑堪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而叔愈

過澗上丈人陳恬故居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已近駟車兩山間舉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頗矛盾平生勇且剛垂老畏而慎皆譏之也後靖康間以道亦起而女弟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誚其出焉

長松之名前世未有以道居嵩少叔易作詩求之云松上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鄰君今旣是松間客採送衰翁亦可人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黃帝手小斲漫翻嵩室雲縱有何堪寄夫子鼎頭寶氣自氤氲予亦和之云暫隱高高六六峰未乘雲氣御飛龍自餐白石求黃石更採長松寄赤松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

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
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
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
物也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
飲詩東坡爲中書舍人歎本省不得來往謂執政
曰說公應使簡要道通何必樹籬插棘蓋謂此也
大抵近世爲禁太密問人則踈晁以道書揚大年
館宿詩示予曰嚴更初道爭傳鼓下直朱門對掩
關夜半不聞宣室召水沉香斷漆書閑且云嘗宿
閣下矣乃在司馬門外使人恨生身之晚不得見
太平之風也予因和其詩云翰林歷歷侵華蓋禁

掖明明侍紫微自昔詞臣最清切帝宸高拱借光
輝

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李太白
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僊非謫乃其游揮斥八
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
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

珊瑚鈎詩話卷第一

珊瑚鈎詩話卷第二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

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

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

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

劉伶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

升扶頭耳魏誌去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

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

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子子干旗在浚之都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旗太守視

之法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

駟一馬漢官儀注云

退之有言曰清而容物恕以及人蘇子美進邠之會
謂人曰食中無饅羅畢夾座上安得有國舍盧比
竟以此語招覆鼎之禍畢氏羅氏蕃人之好以羊
王彘之肉餅異而食者因號畢羅或問湯餅謂之不
托何也曰未有力机時以手托之既用力机則不
托矣出李濟翁資暇集
飲酒痛醕謂之舉白唐人云卷白波義起於漢擒白
波

賊戮之言意氣之快耳如今人稱文字警絕謂之掃
凡馬取杜甫一掃萬古凡馬空也
呼驢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驢故云耳耶命龜曰
祭亦是意也

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持書
御史累遷尚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邕洞
曉音律故製曲以悅之又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
蓋絲竹在上鐘鼓在下絲以起之樂乃作亦唐以
來如是非古所謂合止祝啟也

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宗子
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祭祀
此其本也端五之號同於重九角黍之事肇於風
俗昔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炬
救而弔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為午則誤矣
弈棊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感融融者戎也生於黃
帝感鞠戎旅之間為戲耳庾元規曰感戎者今之

感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
檇蒲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
以名之耳

唐開元中教舞馬四百蹄衣以文綉飾以珠玉和鸞
金勒星粲霧駁俯仰赴節曲盡其妙每舞藉以巨
榻杜詩云鬪鷄初賜錦舞馬既登床初明皇命五
方小兒分曹鬪鷄勝者纏以錦段舞馬則藉之以
榻耳祿山之亂散徙四方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
樂作而馬舞不休以爲妖而殺之後人嗟其不遇
顏太初曰引重致遠馬之職也變其性而爲倡優
其謂之妖而死也宜矣

予年十五時感傷寒至六七日困重將斃父母環而
泣之忽夢二皂持馬呼予乘之自城武東北道濟
兗郡縣直抵嶽祠入西偏門列諸曹院至一所見
紫衣人據案云爾安得殺某命取鏡燭之非是遣
予去若一僧相引巡觀諸院囚徒甚衆旣而復出
廟門二皂持馬在焉已據鞍於街東民居若茶肆
者覩胥史十輩內一人乃姑丈惠澤字慎微亟下
馬揖之渠已蔽身簾箔間挽而出之問何似且云
姑丈棄世數年矣安得在此爲吏渠唯一叩之主
何事曰尸案還知其之壽命有官祿否乎曰非某
所司然嘗切見之公有年在他日當來作監河侯
乃相別上馬復遵舊塗歸馬至城北墮一池颯然
悟汗出徧躰而疾去矣常誌之豈予不偶於世而

將官於地下乎今潦倒流離從人貸粟生不爲監
河侯而死乃爲之可發一笑

新宮伊宿謂之爆直或云豹直南山有文豹霧雨七
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取豹伏
之象非爆迸之義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
少樓臺煙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
爲多而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諸
州寺院至千區福州千八百區杭稻桑麻連亘阡
陌而游惰之民竄藉其間者十九非爲落髮修行
也避差役爲私計耳以故居積貨財貪毒酒色鬪
毆爭訟公然爲之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
士每歎息於此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
髮病參軍旋糶黃梁置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
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
年登貳卿近時韓駒待制董耘尚書以詩文見知
貴近聞于天子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嗚呼士有
片文隻字而遭遇如此者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虜騎長驅薄王畿無一障之阻
春爲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邀擊予竊料其知吾
無謀審吾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
投胡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簿
祕書寵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辭近右陳義甚高橫
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

祝頌之深敷染奚既遂堅留在帥幕下數日淵聖手詔沓至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必犯京師卿可提所部兵前來捍虜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已渡大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即曰出次於郊不三四日遇敵於杞力戰敗績予傷之以詩曰選將他年重作師此日難傷心閔東道白首戴南冠公宿儒戎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外祖陳公大雅爲人剛果文章似之再舉不第裂冠文身示不復踐場屋能詩爲清獻趙公所知踰八十乃死死翌日復蘇索筆題詩曰胡柳陂中過令人念戰功兵交千騎沒血染一川紅朱氏皆豚犬唐家盡虎龍壯圖成慷慨擲劍向西風題畢乃逝

味其言豈萬從周王彥璋之徒歟英雄之氣毅然猶在也

陳無已先生語予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切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宗皇帝廟詩敘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闕中歌辭致峭麗語脉新奇句清而體好茲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於道茲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花藥上蜂鬚功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

規規然髮像之乎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予詩云雲移鳥滅沒風霽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群往白鳥孤沒作語何異茲可爲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予挈家過吳江有詞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鑿落莫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士人覽之曰不聞鴨解附書云何言鴨予不答信乎柳子厚云作之難知之又難雌霓之賞爲少也晁元升作田直孺墓表云故承議郎田君旣葬八年其連姻

宣德郎晁端智來治茲城拜君墓下感松檟就荒阡陌蕭然謂其里人曰君有德於爾鄉而不加敬其流風餘烈尚接人耳目而封域遽至此况歷世之久拱木盡矣宜無有知者奈何乃屬其族兄晁端中爲文以表之將託於金石未刻也無咎見之意若未快曰敢以一字易叔父之未安者乎曰云何曰欲換連姻二字爲姪可否蓋姊妹之夫曰姪也

唐周邠自蜀買奴曰水精善沉水乃崑崙曰水之屬也邠疑瞿唐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之久乃出曰下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珍寶至汴或云八角井有神龍時遊水面意

有領下物復使覘之經文始出躍于井口有金瓜
拏而入焉遂亡奴又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
值賈胡售以百千未可至百萬約來旦取之夜歸
語妻子此何異而價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
立碎詰旦胡人載鏹至則歎叱曰劍光已盡不復
買農夫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
之破寶山耳農夫恹恨旬月不能已予有詩云采
玉應求破山劍探珠仍遣水精奴用此事耶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蕃劍詩也世傳虎
丘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為龍也晉元康
三年武庫火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
許真人名旌陽有蛟害人投劍斬之至唐復出漁

者網而獲之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忽於灘中見
雷公踐微雲逐一小蛇勝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劍
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予作劍詩曰蛇蛟
已盡定飛去雷電歛驚重下來

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驍猛虜畏之西戎犯邊每戰
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主師
問曰衣大蟲皮者爾輩何不能害曰常見青龍突
陣而來兵刃所及如擊銅鐵我以為神助將軍也
乃知劍之異澶淵之役安床子弩于城上使卒守
之困着弩邊忽寤驚起擊而發之遂中虜酋軍退
予曾戲作詩曰床弩天誅韓闥覽劍鋒神助宋將
軍

韓嫣以佞倖竊富貴作金彈射飛鳥長安人常逐之
曰家饑寒逐彈丸荆山下多美玉居人以璞抵鵠
符載蓄寶劍水斷蛟龍他日截飯齋而食劍乃頑
頓西戎獻寶刀割玉如泥周穆王常藏之予曾戲
題曰射飛何必捐金彈抵鵠虛煩用夜光切玉昆
吾寧刺豕斷蛟干越豈割羊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
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
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汭
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
於壁間云樓橫北固盡日厭厭雨款乃數聲歌但
渺漠江山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

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
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闌魂
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梯去其僧頑俗且曠愀然謂
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
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
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謾巧墁之便是甘露
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晁以道贈予詩曰春去欣搜粟秋來謾護軍以予勸
率鄉人捐貲助國及募畿東兵赴援也又曰迷樓
賦就夢何處雙廟詩成淚不孤以予嘗作是賦陳
古義以刺今及作此詩哀往事以傷時耳又曰顧
我何堪鳴玉佩如今不得侍金華予乃戲之曰公

鳴玉佩來幾何時耶蓋公元祐黨人之家上書邪
等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靖康中始落致仕爲中
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後得待制已暮齡矣
世傳丹砂煉爲黃金碎以染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
予侍先人官歷陽嘗覽李翔作白字書霸王廟碑
而其法不傳亦紅沫之類歟

武侯創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予
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
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温恐未詳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厚
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
可謂簡而嘗矣晁无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

良不得出門策駑駕朽道上紛紛茲亦可悲耶

珊瑚鈞詩話卷第二

珊瑚鈎詩話卷第三

杜詩第一篇贈韋左丞文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

秦或問云何曰道不行故也又云尚憐終南山回

首清渭濱嘗擬報一飣况懷辭大臣白鷗没浩蕩

示萬里誰能馴何謂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終南清

渭且徘徊而不忍別况辭大臣而欲去國哉自以

謂得言之解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關象緯逼雲卧衣裳冷予曰星

河垂地空翠濕衣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省予曰

鍾磬清心欲生緣覺

玄都壇歌云王母晝下雲旗翻予解云味道集虛僊
真降焉故秋興詩曰西望瑤池降王母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予解曰周滿瑤池樂未央卒云黃鵠去不息哀鳴
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解曰黃鵠譬高
舉遠引莫知所如往者隨陽鴈譬志在隨人拘干
祿仕者天寶十三載先生始得官時上荒淫天下
且亂故有虞舜之思周滿之戒且歎識者見幾而
作吾人懷祿未快也

示從孫濟云權門多噂喏且欲尋諸孫解曰噂喏喏
喏言不忠信貌詩所以言背憎也且復尋諸孫則
莫如我同姓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繁淘米少汲
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所來爲
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

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解曰萱忘憂而已死竹可愛
而不蕃則荒落甚矣水濁而不復其清源葵傷而
不芘其根本則宗族乖離之況也此詩人因物而
興飲中八僊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
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家僊解曰范
傳正李白碑云白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
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公時被酒高力士
扶以登舟世云不上舡船襟袖何穿鑿如此
曲江三章云即事非今亦非古予曰在今古間長歌
激越梢林莽予曰振響林谷比屋豪華固難數吾
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予曰按先生進
雕賦表云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衆矣

獨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夫衆豪華而已貧賤所謂士賢能而不用國之耻也吾雖甘心若死灰然而弟姪之傷涕零如雨何耶蓋行成而名不彰友朋之罪也親戚不能致其力聞長歌之哀所以涕洟也耶又曰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予曰猶足以消英豪之氣凡如是者甚衆辭多不載

曹王臯封於曹濟陰濟北諸李皆其裔也有貞觀開元兩朝賜書五千卷世寶而讀之仕者蟬聯不絕沈立諫議藏書萬卷爲閣以居之而子孫不能肆業有士人題詩曰莫遣中有蠹書魚蓋恐其壞而不能世也

蓋巖者徐之永安鎮邵氏僕也朴魯有絕力能兼衆人之役其主不以爲異一夕有豪賊六人劫持其家舉室盡逃恣所取傷五人殺首者一人將出巖手刃追之衆謂一夫不足畏巖力戰賊駭汗伺其困益奮俄仆一賊餘乃引去然終無一人助之復追迨賊曰還爾物因擲金帛道上巖不知其計也却顧逗遛遂遠莫及巖齧臂指自恨無人主其才而使已盡滅賊明日邑吏至邏近郊獲餘黨徵巖於邑邑白大府賞以法聞巖之勇者莫不驚異或曰彼偶然奮不顧死耳予曰非也人惟處死之難徒勇而無義雖死不貴巖之勇以衛其主奮一身以當衆賊卒以取勝可謂難矣嗚呼巖僕隸也今

之爲僕者或聚干指緩急鮮有爲用况以寡敵衆
如巖之忠勇者身居賤隸而其爲凜然適於義彼
有居朝廷尸祿位而以士夫自名一持於患害反
畏縮求免不欲一毫損於己况能死忠以自見乎
然則巖非特異於童僕也因傳其事以爲世有貴
者勸焉濟北晁端中元升記予讀元升書蓋巖事
知君子之用心也善善惡惡所以風天下耶惜乎
巖之絕力始不蒙主人之異顧巖之忠勇終不聞
主人之厚賞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爲歎息
也哉

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宮嬪樂工不
旬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於凝碧池樂作梨

園舊人不覺歔歔相對泣下群逆露刃脇之而悲
不己有雷海清者投噐于地西向慟哭支解於庭
聞之者莫不傷痛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賦詩曰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深
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他日緣此詩得不死然愧
於雷海清多矣

杜牧之息夫人詩曰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幾
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
莫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
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於言者
不同也

春回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

十年掌貢舉父揖同省爲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
有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
馬上吟此句時張說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
曰此句可効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湜今終
當時朝士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技
於道未爲尊或以此也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
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
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
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爲七日
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亦引僧視穴使不疑公率
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

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鍾舉火已塞地道矣須
臾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
謂舍利者選地造塔葬焉出尚書故實

張燕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
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
必困之處於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曰公
必不忍即說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
告初說旬月前有門下生切寵婢將寘于法生呼
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
靳於一婢耶說竒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
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
矣今聞公爲姚相所讒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寶

一理
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
有以鷄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數
行懇求於九公王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
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
上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
亦不復見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
以脫楚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圭則庶
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
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亦聰明疏通善知人矣
客有獻李衛公以古木者云有異公命剖之作琵琶
槽自然其文成白鴿予嘗語晁次膺曰公綠頭鴨
琵琶詞誠妙絕蓋自曉風殘月之後始有移船出

塞之曲然某亦曾有一詩公曰云何曰白鴿潛來
入紫槽朱鸞飛去喚青霄江邊塞上情何限瀛府
霓裳曲再調謾道靈妃鼓瑤瑟虛傳僊子弄雲璈
小憐破得春風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詩亦不惡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
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士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
平也燒春劔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
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
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
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
正始中鄭公愨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
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鄉

一 班班三
六
氣清冽名曰碧筒酒予詩曰釀憶青田核觴宜碧
藕筒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醞酒
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
者耳

予暇日曾作酒具詩三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
著酒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誠酒禍也深矣
在書爲沉酒在詩爲童殺在禮爲豢豕在史爲狂
藥余飲至酣徒以爲融肌柔神消沮迷喪頽然無
思以天地大順爲隄封傲然不持以洪荒至化爲
爵賞抑無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噫天之不
全予也多矣獨以麴蘖全之於是徵其具悉爲之
詠以繼東臯子酒譜之後而有酒星酒泉酒筍酒

床酒壚酒樓酒旗酒樽酒城酒鄉之詠以示吳中
陸魯望魯望和之且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爲池而
飲之者有象爲龍而吐之者親盜甕間而卧者將
實舟中而浮者徐景山有酒鎗嵇叔夜有酒杯皆
傳於世故復添六詠予覽之慨然歎曰予亦嗜酒
而好詩者也昔退之有言送王含曰少時讀醉鄉
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
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知彼雖偃蹇不欲
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謂事物是非相感發
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雖然尚未有盡者中古之
時未知麴蘖杜康肇造爰作酒醴可名酒后近世
以來人徒酣醕李白一斗爲詩百篇自名酒僊酈

食其辨士也初見沛公稱高陽酒徒杜根賢者也
逃難宜城爲酒家傭保鄭廣文貧而好飲蘇司業
送酒錢杜子美無錢賒酒而詩言酒債周官有酒
正則掌之者必有其人以法式授酒材則醞之者
必有其物翰林詩曰鷓鴣杓鸚鵡杯夫杓者勺也
勺酒而錯之杯中者也工部詩曰莫笑田家老瓦
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夫盆者槃也載酒而寘之座
中也韓奕詩云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壺便提挈故
陶令掛之於車上呂公負之於杖頭遇興則傾之
鴟夷之異名者耳絲衣詩云兕觥其觥旨酒思柔
觥爲爵罰而于定國飲至一石不亂劉伯倫既醉
以五斗解醒快飲痛醕則用之蓋觥角之出類者

耳注云觥受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而觥七
升又兕角爲之形器特異於是更作酒后酒僊酒
徒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杓酒盆酒壺酒觥
一十二詩而附益之庶古今同志而終始相成之
義耶詩多不載

古今詩體不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
備焉三代而下雜體互出漢唐以來饒歌鼓吹拂
舞予俞因斯而興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
思展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郡縣藥
石名六甲八卦之屬不勝其變古有采詩官命曰
風人以見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疎杉低通
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曰膚愉吳都姝

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
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
帶芙蓉本自雙又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此
皆風言又戲作俳優體二首純用方語云異俗吁
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
難爲態新知已暗踈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西
歷青羗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糶救作人情
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耕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
生予嘗有語云碧藕連根絲不斷紅蕖着子意何
多亦風人類也又婺州山中詩云作則捉詹卸呼
田歛乃儂山塘莫車水梅雨正分龍亦方語也
予近作示客云剡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

物擣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
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排寓之比興
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
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
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騁
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
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
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
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
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
制絲綸之語君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
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彞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

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時而戒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枘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封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

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予以百司從車駕止建康一日謁內相朱子發論文甚洽適有數清貴俱在座顧不肖而謂諸人曰茲人文學該瞻尤長於詩然坐是以窮耳意謂古人有言詩能窮人故也予奮然答曰內翰之言誤矣夫詩非能窮人待窮者而後工耳此歐

陽文忠公之語也以不肖觀之猶爲未當詩三百六篇其精深醇粹博大宏遠者莫如雅頌然鴟鴞之詩周公所作也泂酌之詩召公所作也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顧不美乎數君子者顧不達而在上功名富貴人乎何詩能窮人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耶漢唐以來不暇多舉近時歐陽公王荆公蘇東坡號能詩三人者亦不貧賤又豈碌碌者所可追及然則謂詩能窮人者固非矣謂待窮者而後工亦未是也夫窮通者時也達則行于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座客爲之憮然

珊瑚鈎詩話卷之三終

劉攽貢父詩話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爲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

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也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蕃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景祐中宋宣獻上揚太妃挽詩云神歸梁小廟禮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揚昌言詩曰先帝遺弓

劔排雲上紫清同時受顧託今日見升平雖不用事
意思宏深足爲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曰亞夫金
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於石

僧惠崇詩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句
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
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杜
工部有峽東蒼江起巖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
東蒼江巖排石樹作七言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
古人詩多則往往爲已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
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

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俗云風雨出又曰喰嚼
蝦魚頗肥膾譏其

人多取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
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
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
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何須柳也工部詩云深山催
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
少豺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
猶畏虞羅若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詩以意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
是竒作世効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醜成鄙野
可笑盧仝云不即溜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

効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真箇似童兒没并埋盆作小池直諧戲語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為不工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潘閔字逍遙詩有唐人風格有云夕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南飛歲暮自桐廬歸錢塘僕以謂不咸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閔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誅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詩於鐘樓云遠寺千千萬萬峯志第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鐘孫僅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

王益柔勝之為館職年少意頡頑張挾叔文亦新貼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群聚輒居上座王密於鼻風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此唐徐州節度王翌日會食王

正座詩下衆無不哂

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輒

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謳著京師名倡李氏賣藥者以木牛著京師李家賣藥以木牛圍棊者以憨著李

國手而神思昏濁裁僕頭者以柳著李家僕頭與天下人呼為李憨子裁僕頭者以柳著稱善而必與下味刺李以自作詩者以豁達著至達老題寫詩所下而自稱李老嘗書人新素告壁主人者此數人因勝之有云遂自託不朽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誼高僧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吉成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繇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黃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道士取所携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撫水寫呂字

覺始悟其為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日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許告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照敗敎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搨摺至此聞者歡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

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
柳苑秋風急却爲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
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
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揚亦屢對鄉人徐舉乾坤
一腐儒揚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
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
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
愛將由李白超趕飛揚爲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齋腸亦苦強歌聲不歡出
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
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
寒澁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
語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
色也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
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衣飾文昌有謝
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廡移蹄澁初到貧家舉眼驚
此馬却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
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
不用斯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云尖簷
帽子卑凡斯是也白曰金屑琵琶槽雪擺胡騰衫琵
琶與今人同杜曰皂鵬寒始急白曰千呼萬喚始出
來人皆爲語病事之終始音上聲有所宿留今甫然

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唐詩賡和有次韻無騷有依韻同韻有用韻不破必續

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

干旅舍云搖落莫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

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

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

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

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

也

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

唐人為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

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耶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

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輒為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形製

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

間木開云花天上有瑞他詩句詞意飄逸類非世俗可較

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脚石蟠虬常謂綸為清非

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曰君為桐葉我為春風春

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

憤然無知嫁為廣陵呂氏妻

鞠皮為之實以毛感蹋而戲注霍去病傳晚唐已不

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

燂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
柳三復能之述曰背裝花屈膝如白打大廉斯進
前行兩步蹀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
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
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於背脊幞頭間公乃笑而奇
之遂延於門下然弟子拜師常理也獨毬多賤人能
之每見勞於富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
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

洪州西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曰盡
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
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朋多詩如虹收
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試客分題僻慕爲饒

人下着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
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
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
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藥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
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篇大約
似王建句若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
午殿頭宣索繪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更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
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

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徭一生
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率翎毛耳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宋祈判館集
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叔戲改

杜贈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赴朝

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為足之云多羅四十年
偶未識摩罔子西戎喻氏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

刁嘗為王宣政作墓銘以古文篆隸加標軸密掛刁聽事會一

日大雨不出周步廳廡間始見此圖問之從者曰掛
此已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眎之笑曰交不着諒
詩也并號為錐宋為其穎利而么麼云贈詩曰譬如利

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本趙地有毛遂塚聖
俞遂舉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旂

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為芹音周人
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為蒸虫為塵丹青之青為萋也

五方語異閩以高為歌荆楚以南為難荆為斤昔閩
士作清明象天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采高會攷官

同里遂中選荆楚士題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峯巒旋
旋添反讀添為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

蒸餅恐觸中字諱也

揚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舉盃屬客
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

孟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突而揚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門蘇國老詩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譏在位者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爾蜀人自京以鴿寄不決旬而達船船浮海亦以鴿通信非虛言也史以陸機黃耳爲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或者爲奴名不然嘗爲神犬也史著赫連勃勃之暴丞土築城意謂金甌熟之然不

知北方土工用春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堅密特甚故爾近有獻策築吳江爲甕堤土人欲以巨甕實土稍稍下之不思土實則甕重不可致虛致水中則泛泛曷可止雖執政亦惑之然治河皆有甕堤形似甕耳不用陶器也

汪白爲平糶詩刺時病云穴垣補墻隙墻成垣已隳斷屨補穿履履成屨亦虧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琤瑤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也歐陽文忠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韓吏部集有字習之兩句云前之詐灼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

州掘一石刻刺史李翱詩曰縣君愛埽渠遠水
恣行游鄙性樂山野掘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草中間
漾清流所向既不同埽鑿名自修從他後人見景趣
誰爲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翱爾而習
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倚撫糞壤梅
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
合烏頭負郎上官似嘗勸石少傳中立慎緘石勃然
曰上官似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
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材須大用寧

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
物價也古稱駟僮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玄郎
主玄市唐人書玄爲牙因訛爲牙理或信然今言萬
爲力千爲撇非訛也若隱語爾

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
游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
往多効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
硯汙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笑失聲若皇甫湜
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齧臂血流

今人呼秃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
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末厥字
世語虛僞爲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

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爲何市樂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詆誚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唐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爲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爲府幕其人魯慙有所聞見他人已獸熟而已甫爲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瓚爲獸熟京師人貨香印者皆擊鐵盤以示衆人父老云以國初香印字逼近太祖諱故託物默論

梁周翰真宗即位始知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昂同在禁掖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斬侮梁謂之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爾朱昂聞之背面搖手掖

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

卿能道我爲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邏後盛臣拜洗受

賜兩朝厥荷通好情幹勤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

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爲醜

觴漢史有槃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

也劉沆亦使虜使凌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

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

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迂之二公俱謫官

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群臣長沙王亦小

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

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搃成詩李白云要須

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環今時
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効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
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
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
矣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
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
以方響代編磬所奏唯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稍曼
延傍邇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爾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
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
讀此方悟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

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
人間所擬歌舞歡醉巧書爲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
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
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
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繼
來者名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熊非清渭逢何莫龍
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官游今郡守尉然疑在立談間
後莫偕者

曹參嘗爲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歎蕭何誤矣按
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聞中山
相乃屬放麇翁放麇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謂之中

山亦誤矣唐韓臯鼓廣陵散其說謂毋丘儉諸葛誕
刺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爾劉道原謂漢
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
徐州至隋唐始為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羗人叛詔遺士獻方畧率皆得官有題關西
驛舍曰孤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
肯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
殺氣衝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
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
人名宮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郭鄭鄭東東
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

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
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八馬給事字子山穆名
义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水今人謝之曰正
欲作對爾實非有盜也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
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
長鬮各三尺銀色莫不該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
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
木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
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大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
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
言信然乎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
佳公歲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賦事羈人似馬衝若
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爲
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
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睦睦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
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
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向
慈恩寺裏游不可如字讀也

張湍爲河南司錄府常祭社買豬以呈尹而豬輒突
入湍家湍即捉殺之湍曰律云豬無故夜入人
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爲別市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
南歸士大夫率爲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
亦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爲詩繼二公曰上公詩
筆千金重連客歸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招隱且留
賢哲爲蒼生鄭公在朝數爲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
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礙鷓鴣明珠
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
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洛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
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
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諤有詩名題驪山詩云行人
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爲警策

唐人飲酒以令爲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爲白傳
詩云醉翻襴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者即
白傳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
搖首接舞之屬皆却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
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爲舉首
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爲率曰金
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綃網至其黨人曰鬼魅
魍魎魁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爲四段
送在室前初以陶瓦乃謂令耳

陳文惠善爲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
蒼菰蒲終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
魚鄉文惠年六十餘終爲知制誥其後遂至真宰使

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
大飯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
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
人舁飯床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
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辨臯橋客死
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
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
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碁
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入強起
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商度風韻陶

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慕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屨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減嵇阮也

道人張無夢在真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無夢善攝生梅昌言知蘇州無夢來見之先與詩壺中一粒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爲大言處之不宜自比李少君而然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將欲屏居山中十歲自以謂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歎然又入山十餘年乃始寂定勸人飲食毋用鹽醋

煮餅淡食更有自天然味無夢老病耳聾其死亦無他異

蜀人李士寧好言鬼神詭異事爲余言嘗汎海值風廣利王使存問已又嘗一夜有人傳相公命已及往燕設甚盛飲食醉飽旣寤乃在梁門外疑所謂相公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寧能化心通士寧過予予故默作念侮戲之竟日士寧不知惡在其通也士大夫多遺其金帛錢物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人又以爲有術能歸錢與李少君類矣

齊世宗體雖與李少敏既矣
多貴其金帛楚師士寧以是懷用常稱吳人
以爲
標科念術燭之竟日士寧不味惡其其匪也士大夫
善二師林也人皆言士寧論於心而士寧與于子姑
無窮其爲身相隨謝以去采門衣茲所隨附公
賣休王對再問曰又嘗一或有人於此公命曰賣封
齊人李士寧汝言思中蓋異事與余言嘗凡我與風
出矣
黃階幾會更下自天來和無幾多謝且難其亦亦

後山居士詩話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

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

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 太祖

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

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 太祖曰微時自秦中

歸道華下醉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

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

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

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中度世耳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唯夢得云望

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度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恠歎以爲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身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藥夫人劾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 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

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韓退之南食詩云鱉實如惠文山海經云鱉如惠文

惠文秦冠也蠓相粘如山蠓牡蠣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盡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揚鏞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兵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界垓子語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

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間下
蔡邑林際春申君也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
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
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
不爲詩寫其骨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
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樂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
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爲
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爲季干志叙當世名貴
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爲
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
竟不痊也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怜無補費

精神而公文體數變莫年詩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慎
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省署開文苑滄浪憶釣翁據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闔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
取作五字云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揚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
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
相傳以爲笑

吳越後王來朝 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
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樓雲雨隔
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人出慶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爲
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過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
文士多効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
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
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爾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
韓不由黃韓而爲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求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
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
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荅曾魯公表云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爲曾侍
讀制曰備負勸講乞骸備負乃表語非詔語也曾魯
公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
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
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
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
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真蓋刺之也

魯直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
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圻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

陽酸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於巧爾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王荆公暮年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司馬溫公爲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整偷閑卧老僧牀驚回一覺游僊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又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壽之鑿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俚他門戶傍

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間地親多在幕席徐有學官喜評語同府苦乏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婿也奉使荆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爲警絕而子美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

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蟲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旦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莫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卷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蒙朧澹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爲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荅曰清詞麗句求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

黃詞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纔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

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甕翻盤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衙蟬雖滑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

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晁載之之母也謂庶子功名貴富有如韓魏公而未有文士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

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爾
唐諸人不迨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鑿閭
神鬼受職曾子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
激澥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
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
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
文體爲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
退之云王特進莫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
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

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
之慟其隣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
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
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
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具道答十至五十及折杖數
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答六十爲杖十四耶魁笑曰五
十尚可六十猶癡邪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
十猶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
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唯對偶
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
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鉞所著小說也
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骯骯從俗天下
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必使侍從歌之
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
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
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魏文帝曰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子桓不
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材思
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

經術及精讀史乃縱以助詩故致遠則泥想達源自
能追琢之必皆離比諸病漫及之爾與洪朋書云龜
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
出殼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真鳳爾

老杜云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拚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
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攷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
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
余求之江西謂之土笋煮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廼解老杜百
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纔酸亦未黃書

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爲蓋用右
軍帖中贈子黃甘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
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
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
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
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
禮部員外郎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
筋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
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祇知抱杵搗秋

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窻只有燈
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
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金針信手縫惆悵無
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
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
摠記載說詩一篇尤詼詭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開秦
少游詩如詞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
作也

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
耳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

右丞蘇州皆學于陶王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
王鈞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
下有路號王鈞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馬乃詔諸州
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
得不辯也

裕陵常謂杜子美詩云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
甫之詩皆不迨此

呂某公歸老于洛常游龍門還闈者執筆歷請官稱
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
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爲秦帥喃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

于三都谷大敗之喃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
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
胡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
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
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此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
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
此子兒 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爲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
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
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
乞愛卿

某守與客行林下曰栢花十字裂顧客對其俸晚食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爲藥人題編自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爲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

聞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荅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

蘇公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

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眺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堯叟對曰貂蟬生於堯叟外大父穎公罷相建節出師太原其詩曰堯叟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堯叟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